

# 湖北省委门口公安错打领导夫人

## 该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妻子被6名“信访专班”警察殴打16分钟，武昌公安分局道歉称“误会”，昨日3名打人警察被处分

□据《南方都市报》长江网

“大水冲了龙王庙，公安便衣把省政法委领导家属当作上访对象给暴打了！而且这事，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省委大门口。”19日，网上热传“打错门”，网友纷纷以“很魔幻”、“生活比小说更有想象力”、“令人发指”发表评论。记者调查核实发现，网帖所述基本属实，被打者陈玉莲的丈夫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仕明，为副厅级干部。陈玉莲至今还在住院。

7月20日，武昌公安分局对3名在执勤中行为粗暴的民警作出处理决定：对民警郭明给予记大过处分，并调离公安机关；对民警郑志强、蒲全鸿给予记过处分。



陈玉莲至今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 网帖惊曝 省委门口6名警察暴打“黄厅爱人”

这篇《惊曝！湖北省委门口领导家属被便衣误作上访对象暴打》的帖子称：6月23日上午，湖北省政法委综治维稳办某领导的妻子陈玉莲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的湖北省委机关办事，在门口用手机给政法委书记打电话时，突然从省委大院冲出6名男子，一个身着黑色圆领衫、红色短裤衩、戴着粗项链的光头男人照着陈玉莲头部就是一拳，又照其腿踢一脚。被打得东倒西歪、眼冒金星。陈玉莲质问：我是省委干部的家属，你们为什么打我？但继续被打。

网帖称，6人围住她左一脚，右一脚，像踢足球一样在她身上猛踢，数次把她打倒在地。她挣扎着爬起来，其中3人又一拥而上，同

时用脚猛踢她的下身，再次把她踹倒在地，上身和头部磕碰在岗亭铁栏杆上。6名男子围殴她16分钟。

帖子称，现场一位认识陈玉莲的邻居上前劝说：“她是省委大院领导的家属，你怎么也打？”“这不是你们的事，不用你们管。”陈玉莲的另几个邻居也从省委对面小区跑过来，说：“她是省政法委书记‘黄厅’的爱人，你们不能打了。”6人便说，你们叫她家里人把她弄走。又过了近半个小时，趴在在地上神志不清的陈玉莲，被人用车拉到了省信访中心的一个公安室，被两名警察看守。

陈玉莲缓缓清醒过来后，打电话给丈夫求救。11点52分，陈才被解救出，送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经医院诊断，陈被打成脑震荡，

软组织挫伤几十处，左脚功能障碍，植物神经紊乱……她躺在病床上，浑身哆嗦，呕吐腹泻不止，连续发烧，身心受到重创。

当日下午5点多，武昌区委政法委副书记、武昌区公安分局政委、水果湖派出所所长等一行看望陈玉莲。分局政委说：“领导知道这事很重视，你看我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并说，“误会，纯属误会，没想到打到了这个大领导的夫人。”

发帖者还对这位分局领导的话进一步质疑：从领导这话不难发现，一是打人是正常的，只不过今天打错了，所以称误会；二是因为你不是上访群众，而是省委大院领导家属，所以误会了；三是打人也是工作任务。

### 伤者自述

#### 领导夫人不能打，那老百姓就能打

记者联系到了仍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治疗的陈玉莲。陈是湖北省妇幼保健院退休医生，现年58岁，她一边剧烈咳嗽，一边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被殴确为事实。

陈玉莲回忆：6月22日，她与湖北省政法委一位副书记曾通电话，约在次日见面。找这位副书记，陈说主要为两件事，一是自己职称和待遇问题。另一件事是几年前她的女儿在湖北省某大医院治疗时，因为医疗事故去世，属于非正常死亡，法医鉴定非常清楚，公安机关早立案了，但由于一些干扰案子一直没办下去。这次也想顺便问问案件的进度。

6月23日上午，陈玉莲在进省委大院南大门时被卫兵拦住。陈说，我是桃山村的，找政法委副书记。陈住在桃山村小区，是省委机关宿舍，正对省委机关南大门，仅隔一条马路，距离也就10米。她告诉记者，省委大院有一个食堂，平时作为大院家属自己常进进出出，没想这天被拦了下来。卫兵让陈先给里面要找的人打个电话。

#### “我先生以为我开玩笑”

陈掏出手机，正在拨号中。“这时，一个剃光头、穿红短裤、脖子上戴一条手指粗的银项链的男人，从大院出来，二话不说一拳打在我的头上。我眼冒金星，当时就坐在地上。”

“那个男的一看就像黑社会，我很害怕，我说你干吗打人，我是省委的家属。他说，就是省长老婆我们都打，就又踢了我两脚。从大院又出来几个人，把我架起来，拳打脚踢，我就昏过去了。”陈说：“前面那个人，踢了我几次，又把我从地上拎起来打，我说我快奔60岁的人了，我犯什么法你打我？有围观的人也不许打人，他们把围观的人隔开，继续打我，后来的事我就失忆了。”

陈玉莲醒来时，发现自己被关在信访中心一个公安室。“一个警

察坐在我对面，把脚跷到桌子上，冲着我的脸，这个镜头对我刺激很大，我的脑袋就有点开始活动了。我说我很不舒服，要上医院，一个警察就骂我，骂得很厉害，我就很害怕，在那坐了一个多小时，脑袋一片空白。”

“后来那警察打了个电话，他一放下，我就抓起电话，给我先生求救。他当时正在河南出差，开一个会，开始他还不相信，以为我开玩笑，后来就给他领导汇报了，他领导也是不相信。过了很久才来人把我救出来。”

#### “我以为打我的是黑社会”

陈介绍，医院对她的诊断是脑震荡，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植物神经紊乱，血压也陡然升高。“我原来是低血压，被打后变成了高血压。腿完全不能动了，全身有百余处青斑，大的就有几十处。吐得很厉害，发烧，心绞痛，半个月都不能下床。”

“打我时，我还以为他们是黑社会的，后来听说他们的身份居然是警察，我感到非常震惊！”陈玉莲说，住进医院后，不断有各级领导前来道歉，有武汉市公安局的和武昌公安分局的。

#### “公安在医院守着我”

网帖中称武昌公安分局那位领导当众说的话，也被陈玉莲证实。陈说当时在场有几十人，那位领导“连说误会，他们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这么大一个领导的夫人”。当时有一个在场的人站出来质问：你说打错了，领导的夫人不可以打，那老百姓就可以打了？

让陈玉莲不能接受的是，在她住院的头10多天里，“他们每天都派公安干警在医院守着，不让我休息，有个派出所所长连我上厕所也要站在厕所门口”。陈的家属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后来“跟武汉市公安局一位局长打了电话，这才没有再派人来了”。

### 监控录像 录像全程记录殴打16分钟

记者调查核实发现确有陈玉莲其人，她的丈夫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仕明。黄仕明本人昨天下午向记者证实了爱人被打一事。

陈玉莲被打过程，被省委南大门几处监控摄像头全程摄录。看过录像的陈玉莲家属告诉记者，录像非常清晰，施暴过程“惨无人道”，从6月23日上午9点10分到9点26分23秒，殴打过程持续了16分钟。

“简直就像一群疯狗。”看过录像的陈玉莲的妹妹陈翠莲告诉记者，“打人的那个光头、满脸横肉、人高马大的，一上去就把我姐姐的提包一脚

踢飞几米远，对着头就是一拳，照着大腿又是一脚。他们的装束既不像工作人员，也不像好人，更不像人民警察，看上去完全就是黑社会。”

“后来又有四个人一起上，一个人拉着手，三个人用脚踢，推倒在哨兵的铁护栏上。我姐姐挣扎着想爬起来，又被他们打倒在地，其中一个人两只手抓着我姐两条胳膊，像是日本相扑的动作，把我姐甩在地下，脑袋和四肢全部着地。”陈翠莲描述录像。

陈翠莲说：“姐姐身高不到1.6米，体重只有82斤，打人的六个人身高全在1.8米以上。我们到医院看到姐姐身上到处都是青斑，家里

人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姐姐几次都不想活了。”陈翠莲还说，姐姐右臂残疾，当知青时因劳动受伤，骨折后变形，至今仍是弯曲的。

陈翠莲还介绍，由于被打的是省政法委书记家属，省市领导非常重视，“光我知道，省政法委有15个领导都看过这个录像，武汉市公安局的一把手也看过”。事后家属强烈要求将录像曝光，但直到目前“录像仍被有关部门封存”。

“我在想，如果被打的不是我姐姐，如果是一个农民被打了，是一个普通人被打了，他们领导还会这么重视吗？我甚至想，他们可能连公安干警的身份都不会承认。”

### 目击者说

#### 上访多年，第一次见这么恶劣的



头上的伤痕历历在目。

记者表示，他们事后曾浏览过网上的帖子，认为网帖内容就是事实，与他们所见一致。当天周、付两位老人到省委南大门想找纪委某书记反映自己的问题，目睹了陈玉莲被打的全过程。周上前劝架，但被对方喝止。周帮陈捡起被打落在地的帽子和包。“当天那女的戴一顶白色太阳帽，被光头一出来一掌打落在地上，手提包也被踢在地上。”

陈玉莲被打后，在地上躺了半个多小时后，一辆黑色轿车把陈带走。“女的不肯上车，被车上人和下面打的人连拖带踹拉上了车”。两位老人还记下了车牌号：鄂A·W0244，在武汉，“W”是政府车辆编号。

为了自己的事，周旭荣和付万生两位老人曾上访多年，还去过北京等地。周说，我到过很多地方，很多机关上访，见过的事情也很多，“但像这次这么恶劣的，说实话，我们都是第一次看见”。

### 记者调查 打人者系公安“信访专班”人员

据陈家事后从公安部门拿到的名单，6名打人者分别为：肖某某、蒲某某、郑某某、刘某某、潘某某、余某某。他们的身份经核实，均为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干警。

湖北省政法委一位知情人士也向记者证实，打人者确为公安局便衣警察。他们编制属武昌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是公安部门设在省委大院的“信访专班”人员，任务

则是维护治安秩序，一旦发生冲击省委大门、打砸烧等突发事件，则由他们来维持治安。

据省委政法委人士透露，打人的6名警察，目前状态为“下岗、停职、反省、等候处理”。陈家表示：“事发后，他们不断来找我们说情，要求法外开恩，从轻处理，甚至不处理。还说如果把他们处分了，就会影响整个单位的荣誉，他们所在

的是一个先进单位，处分了先进称号就会受到影响。另外他们还讲情说，打人者的家庭都很困难，如果处分了以后生活会受到影响，请求从这个角度同情他们。”

陈翠莲从公安内部人士得到的消息却称，打人的6名警察被停职后，“已经安排他们出去旅游了”。但此消息未经记者证实。

记者还联系到现场目击到整个过程的原华中农大医院教授周旭荣和他的老伴付万生。周、付两位老人在电话中均向